

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，爲他方所不及者，約有數端。余廣州人也，請略言之。

平上去入四聲各有一清一濁，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。如平聲「邕」（廣韻於容切）、「容」（餘封切），一清一濁處處能分；上聲「擁」（於隴切）、「勇」（余隴切）；去聲「雍」（此雍州之雍於用切）、「用」（余頌切）；入聲「郁」（於六切）、「育」（余六切），亦皆一清一濁，則多不能分者（福建人能分去入清濁，而上聲清濁則似不分）。而廣音四聲皆分清濁，截然不溷，其善一也。

上聲之濁音他方多誤讀爲去聲，惟廣音不誤。如「棒」（三講）似市恃（六止）佇墅拒（八語）柱（九虞）倍殆怠（十五海）早（二十三早）踐（二十八獮）抱（三十二皓）婦舅（四十四有）斂（五十琰）」等字是也。又如孝弟之弟去聲（十二霽）、兄弟之弟上聲濁音（十二霽）；鄭重之重去聲（三用）、輕重之重上聲濁音（二腫）。他方則兄弟之弟、輕重之重亦皆去聲，無所分別，惟廣音不溷，其善二也。（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云：弟子之弟上聲，孝弟之弟去聲，輕重之重上聲，鄭重之重去聲。愚積疑有年，遇四方之人亦甚夥矣，曾有呼弟重等字爲上聲者乎未有也。案李登蓋未遇廣州之人而審其音耳）

「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」九韻皆合唇音（上去入聲做此），他方多誤讀，與「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」十四韻無別。如「侵」讀若「親」，「覃談」讀若「壇」，「鹽」讀若「延」，「添」讀若「天」，「咸銜」讀若「閑」，「嚴」讀若「妍」（御定曲譜於侵覃諸韻之字，皆加圈於字旁以識之，正以此諸韻字人皆誤讀也）。廣音則此諸韻皆合唇，與「真諄」諸韻不溷，其善三也。（廣音亦有數字誤讀者，如「凡范梵乏」等字皆不合唇，然但數字耳，不似他方字字皆誤也）

「庚耕清青」諸韻合口呼之字，他方多誤讀爲「東冬」韻。如「觥」讀若「公」，「瓊」讀若「窮」，「榮榮熒」並讀若「容」，「兄」讀若「凶」，「轟」讀若「烘」，廣音則皆「庚青」韻，其善四也。

廣韻每卷後有新添類隔，今更音和切。如「眉」武悲切，改爲目悲切；「緜」武延切，改爲名延切，此因字母有「明微」二母之不同。而陸法言《切韻》、孫愐《唐韻》則不分，故改之耳。然字母出於唐季而盛行於宋代，不合隋唐初之音也。廣音則明微二母不分，武悲正切眉字，武延正切緜字，此直超越乎唐季宋代之音，而上合乎《切韻》、《唐韻》，其善五也。

五者之中又以四聲皆分清濁爲最善，蓋能分四聲清濁，然後能讀古書切語而識其音也。切語古法：上一字定清濁而不論四聲，下一字定四聲而不論清濁。若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，則遇切語上一字上去入聲者，不知其爲清音爲濁音矣。（如：東，德紅切，不知德字清音，必疑德紅切未善矣。魚，語居切，不知語字濁音，必疑語居切未善矣。自明以來，韻書多改古切語者，以此故也。）廣音四聲皆分清濁，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。余考古韻書切語有年，而知廣州方音之善，故特舉而論之，非自私其鄉也。他方之人，宦游廣州者甚多，能爲廣州語者亦不少，試取古韻書切語核之，則知余言之不謬也。朱子云：「四方聲音多訛，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。（語類一百三十八）」此論自朱子發之，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。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，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，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，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。請以質之海內審音。